别样吾的小秘密

马 原

你知道傻尼人没有文字,你们布朗人也没有,基诺人也没有,傈僳人也没有,佤人也没有,可是他们汉人有汉字,傣人有傣文。所以他们的祖先留下了很多故事,他们管那些故事叫历史。我们很吃亏,我们没有历史。我们祖先的故事被我们忘了,我们只记得住父亲的故事、爷爷的故事,再往前的故事就记不得了。

我的一个叔叔不是祭司,他比我阿爸聪明。他是一个专门讲故事的人,他会把他听来的故事变着花样讲给别人,别人都喜欢听他的故事,也都喜欢他。在我小的时候,他是我的偶像,我希望长大了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

告诉你个小秘密,我其实不喜欢我阿爸,不喜欢祭司这个职业。我最后成为祭司,是因为我是家里唯一的儿子,我没得选择。如果我可以选择的话,我会选择做一个讲故事的人,可是我没得选择。

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事情,就是听老辈人讲故事。我喜欢跟在叔叔的屁股后面,一天到晚央求他,再讲一个,再讲一个。我这样子让阿爸很烦,因为我没有心情去关注他要我关注的那些事,那些日后可以让我继承祭司的知识。

祭司尽管受到大家的尊重,活得却很无趣。从我出生到阿爸去世,我就从没见阿爸笑过,阿爸是个不笑的人,我想他也不懂得笑会让人开心。叔叔刚好相反,所有跟叔叔在一起的人常常会大笑,叔叔带给别人最多的是笑声,我知道叔叔自己也很开心。

不笑的人一定是不快乐的,所以我认定阿爸这一辈子一定不快乐。但是我命中注定要做祭司,谁让我是祭司唯一的儿子呢。所以我命中注定了不快乐。

我的小秘密就是我不想做祭司,不想做一个不快乐的人。也是我运气好,我三十岁的时候,从苦海里上了岸。我想换一种活法,我想去做一个叔叔那样的人,一个给别人讲故事的人。

勐海童话

我那时候已经娶了我女人,也生了儿子,我不想在自己的家乡变成另一个人,那样会让熟悉我的人很奇怪,当然也很别扭,我就出门了,到处流浪,听各式各样的故事,讲各式各样的故事。我走遍了勐海各地,挣到一点钱,都带回家里。我不能陪伴家人,但我不能不承担养家的责任。我的大半辈子都在给别人讲故事,我讲,他们听。我讲完了,他们听也听过了,他们当时会笑,有时会笑得很开心,但是笑过以后便什么都没有了。

我年龄很大了以后,回家了。儿子先走了,后来孙子也走了。孙子的儿子没有不认我,他们帮我在他们家旁边盖了房子。我有事情了,他们也会过来帮我。

可是现在我想让你帮的事,我的曾孙曾曾孙们他们帮不了我。我的话他们不懂,他们不会理解我的想法。他们虽然也是我的血脉,但是他们自小没受到他们父亲的指引,没机会开窍。他们没办法理解我。

其实你不说,我心里也都清楚,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也许只有几天,也许一年两年,那也没有什么分别。到了我这个年龄,几天和几年都是一回事,反正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有一件事我不甘心,我不甘心就这么结束了。

我阿爸走了的时候也不甘心。他不甘心的是我不成器,没能成为他理想中的继任祭司。他知识渊博,能为大家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,他受到村民的爱戴,他希望我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我让他失望了。

我的不甘心跟他不一样。我活得比他要久,久很多,我是我的家族里活得最久的一个。阿爸活了五十来岁,叔叔也活了五十来岁,他俩的寿命加在一起也不比我一个人活得更久。可以不谦虚地说,我的心智不比他们差,可是我比他们见到的听到的都要多得多。一个人最初的二十年是成长期,之后才是完全由个人支配的生命期。阿爸和叔叔他们的生命期都是三十年,我的生命期已经超过了八十年。

我说的这些,我相信你会懂。我在我的八十年里积攒了太多的东西,我不甘心这些东西就这么跟着我走了。我的意思你懂了吗?

我就知道你懂的。因为你懂,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要找懂我的人,只有懂我的人才懂我的话,我要把我的记忆交给你,我知道你不会让这些宝贵的东西白白流失掉。

你不认识我,你要找的人可以不是我,你可以找一个读书人,让他把你的记忆写成书。我没读过书,我不会写书,我不是那个最适合帮你的人。你知道我没读过书。

读过书的人读的是汉语或者傣文。我是个傻尼人,和你们布朗人、拉祜人、佤人、傈僳人一样,我们都是没有文字的人,我们的传统很像,我们能够彼此理解。汉人和傣人很难理解我们。对我来说,奇力从来就不是外人,他知道我,我知道他。在我眼里,你就是七十年前的奇力,我认定你是那个唯一能帮到我的人,这就是我来找你的缘由。

我已经说了我会帮你。但是我不肯定我能够帮到你,我会尽力帮,但也只能帮到多少是多少。有一点你一定要清楚,我不是奇力。

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,我能帮你什么。前面的意思我明白了,你要给我讲你的故事,你个人的故事,你要讲的别人的故事。你把故事讲给我,我又能做什么?我看不出你的故事能让我对你有什么帮助。

是这样,你知道姑娘寨的马老师吗?不知道没关系,这个马老师是我的朋友,我相信他很快会去找你。马老师跟我一样,也是一个讲故事的人,一辈子都在讲故事。马老师知道你之后,会来找你,因为你背后有他感兴趣的故事。他是我的朋友,但是我不能去打扰他,他很忙,他的时间很宝贵。一个真正的朋友,一定不可以去占用朋友的时间。对于忙碌的人,时间是他最宝贵的财富。马老师也是一个懂我的人,但是我不可以找他。

你的话很绕,我还是听懂了。这个马老师时间宝贵,你不能找他说话。你知道他会来找我,想把你的故事通过我转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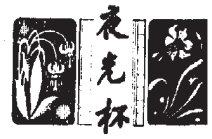
他时间宝贵,你找他是耽搁他的时间。而他找我,是他使用自己的时间。我把你的故事转给他,你既没有打扰他,他又用自己的时间去得到你的故事,所以你需要我的帮忙。

你真是个聪明的家伙。

聪明的老家伙!现在你都知道了,我找你帮我,是要把我的故事给他。我知道我的故事对你没什么价值,可是对他就不一样了。他的故事都变成书了,我可以通过你转给他,让我的故事通过他也变成书。变成书就不一样了,书就在那里,不会变来变去。我的故事也就变成了历史,它们再也不会因为我的消失而消失。

我的底都被你扒掉了,你还愿意帮我吗?

愿意。我愿意。



但愿人长久
(篆刻) 杨 靖

中宵 齐铁偕 诗书画

身心处迹不忘遐,临水池台月色赊。
夜话西窗人去后,无风闲落两三花。

荷月纪事

蒋 力

在朋友圈里见到友人发荷图时,叹:都忘了荷花几时开了。友答:今年热,城南的物候偏早。

其实怎能忘!农历六月,有荷月之称,我的外公生于荷月初四,生在保定莲池边,初名莲生,字爱周,后以莲生为字,今值诞辰一百一十周年,岂能忘乎。我少年习画时曾得擅画工笔花鸟的高师指点,他能说出北地大部分花卉的开放周期。我记不全,月季、秋菊一类也无须记,但曾按他提示的日期去写生,因此记住了芍药、牡丹、荷花的花期。如此来看,今年的荷花,早开了不止一星期呢。

惦记着观荷,却逢梅雨持续,选在雨小的一天,去了就近的公园。萱草、木槿、绣球,都看过了,荷塘出现在眼前。确是南北同此凉热啊,眼前的荷花,花期也已过半了。或是细雨斜风的缘故,那些荷花,花瓣多朝一边,瓣上的颜色向浅白处漫开,饱满的勇气不足,带了谢幕的意图,莲蓬也露出小巧的雏形。偶有小字辈的花苞,顶端的颜色还算鲜艳。想走近些,看得真切,拍个荷花近景,先把雨伞扔到了一边。脚下泥泞,前脚挑了塘边石头踩去,未料石面也滑。后脚虚提未起时,鞋被泥土粘住,脱脚。身子前侧歪倒,瞬间想的是我不会摔倒,赶紧站稳。未想完,更未站定,已半身倒入荷塘,坐定水中。只能自救,慢慢站起,扶石上岸。将未沾水的手机放到旁边,将衣裤上的水拧干。捡起手机,继续寻找合适的角度,观荷、照荷。那种亲近感、满意度,均属前所未有。

回到家后,定心整理手机照片,在朋友圈发了一组残荷图。说明性的文字中写道:一脚滑进池塘去,映水残花更堪怜。自以为含蓄,还是有人看出端倪了,夸曰:怜花而不顾足,真惜花人也!

乡愁

卢大海

迷迷糊糊中,听到一只公鸡叫了,然后一只接着一只,此起彼伏的打鸣声,叫醒了自己,也把整个天空,从黑漆漆,叫成鱼肚白。

太熟悉的打鸣声,从小听着它长大,却又太陌生,都不记得上一次被打鸣声叫醒,是什么时候。

小学三年级开始写作文,我爸传授给我他用了整个学生生涯的压箱底作文开头:一声声雄壮的金鸡报晓,叫醒了鲁西南山区一个小小山村的黎明。万能开头啊,然后就可以写那个时候所有的作文题目了。

现如今,在上海生活的我们,万万不敢让我娃写作文也来这么一句了。想来,只能用一声声急促的闹钟铃声了,可惜每每醒了却也看不到黎明。六七点钟那些忙碌的都市打工人,让你一睁眼,就是一个拧紧发条的大白天,没了从黑夜到白天的过渡,没了睁眼醒来在床上再赖一会儿的从容。

今年跑东跑西,接触了很多的农村农业农民生活,很感恩重温这难得的人生体验。远处的炊烟,大片的玉米地,路边溜达的耕牛,清晨路边的露水。闭上眼睛,就能分得出炊烟的一丝焦糊,玉米叶子的清香,牛嘴角的咀嚼泡沫,露水的一点点凉。再深吸一口气,就能闻到自己的故乡。

此刻我是多么想念那个时候啊,站在平整的田地上,赤脚踩进微润的泥土,弯腰撒种,抬头看垄,晨风清凉,东方发白。等太阳升起来了,热了,就收摊回家,老牛认路,路人都熟,户户饭香,家在前方。那时候没有焦虑的生活里,完全不去想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壮阔,下地干活儿,回家带娃,白天看看远山,傍晚村邻闲坐。

确实有些想念雄鸡的打鸣声,或者,想念的是那个慢悠悠的生活,不曾亏欠,不曾迷茫。

访潜研堂

谢俊美

2001年5月,应上海教育考试院聘请,与复旦大学袁传伟教授作为是年高考历史试卷的审题老师,坐车前往嘉定西北与江苏交界的浏岛疗养院。疗养院临河有一条水泥小路,由西向东,有一处古建筑。经多方打听并查阅嘉定学者陶继明的《嘤城漫笔》一书,始知为清代学者钱大昕的潜研堂。钱大昕,字辛楣,生于嘉定西郊望仙桥一个耕读世家,十七岁中秀才,二十四岁时,乾隆帝南巡时,亲赐举人,授内阁中书。两年后,考中进士。曾多次担任乡会试考官,官至广东学政。乾隆四十年(1775年),回籍丁忧。此后称病在籍,不复出山。以治史、著述、讲学终其一生。

钱大昕是清代乾嘉年间著名学者、历史学家。他著述丰富,著有《二十四史考异》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。被学者陈垣誉为清代史家第一人。为了潜心研究学问,他筑室潜研堂,青灯黄卷,博览群书,于经史子集、天文地理、音韵训诂、金石文字乃至西方数学,无所不读,卓然成为一代大家。潜研堂原坐落在嘉定城中街,孩儿桥南首,数百年来,几经风雨沧桑,外观早已变得斑驳陆离,破旧不堪。上世纪80年代,嘉定区政府为了保护这座古建筑,将它移至嘉定西北浏岛风景区内。移后重建的潜研堂坐落浏岛上,桥的左侧虽有石舫、石亭,植以花木芳草,但四处荒芜,几无人烟,不复为当年嘉定城中的一方散发浓厚书卷气的绿洲,未免使人感到遗憾。

小明三愿

安 安

编者按:又是一年九月,又是一年开学季。每年此刻,对学生,是重回校园和同学重聚;对老师,是重整旗鼓投入紧张工作;对家长,是"神兽归笼"后的长吁一口气,也有新的期待、新的筹谋。

开学,你准备好了吗?本期十日谈,让我们请家里的长辈、父母、老师和同学各自聊聊他们的"开学"。

小明是个五年级的学生,这几天,他竟然号称"失眠"了,问他原因?他说,马上就要开学了,他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里实现了三个心愿。

小明回忆:第一个心愿,他希望书包能够轻一点。小明读书的学校离家有二站路,爸妈虽然有车,但都要上班,送他步行上下学的,都是年迈的爷爷。说起来五年级,感觉书本不多,但打开书包一看,少则十多本、多则近二十本课本簿子。除此之外,孩子还要带吃饭家什,什么筷子、汤匙、餐垫、餐巾纸……近几年来,孩子的书包又新增了免洗洗手液、口罩等卫生用品。

小明说,如今的书包,少说都有十多斤,他个子瘦小,背不动,爷爷替他背,可七十多岁的爷爷既要背书包,又要走路,背到后来也背不动了,腰背弯成了"大虾米",令他于心不忍,但又无能为力。小明说,现在天天都在喊"减负",减负减负,应该从学生的书包做起。

小明接着回忆:第二个心愿,愿学校体育等副课老师不要再缺课。小明说,自从上学以后,每个学期,他就没有上全过完整的体育课,当然美术课也是一样。晴朗的天,本来想在太阳下好好地奔一下,"疯一疯",结果呢,老师告知体育课老师来不了,改为上英语课、数学课或语文课。

小明说,本来以为偶尔碰巧遇上了,哪知,同年级其他班级的学生也一样,同校的其他年级学生也一样,甚至其他学校的学生也一样,为什么缺课的总是体育课、美术课老师?难道上这些课程的老师更累更容易身体出问题?

小明说,说起来,现在的学生既有寒暑假,又有双休日,表面看上去休息的时间更多了,但寒暑假补课,是优秀生与普通生拉差距的时候;双休日更是补课加班日,"你补课以为自己很优秀,但比你更优秀的人早就在补课了",因此,本来还想享受体育课蹦一蹦跳一跳的权利,哪知,体育课、美术课不知不觉中都换成了主课,学习学习还是学习,不知何时可以玩?小明说出最后一个心愿:愿老师不要再给学生分数排名。小明说,从一年级起,语数英三门主课老师就会给学生分数排名,每次考试,他的心就会颤抖起来,担心排名靠后;每次老师在台上报名次,他就手脚冰冷,既担心别人分数超过他,又担心自己下次考不过别人。久而久之,学习成绩好的学生,就会特别受到其他同学的欢迎;而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,就会受到冷落、嘲笑、鄙视。小明说,他的数学不是太好,排名总在班级的最后几名。有一次,他为一道应用题讨教同桌,同桌说了两遍后不耐烦了,骂他脑子进水了,怪不得排名拖全班后腿。他听了心里很难过,眼泪差点流出来。小明还说,其实,他还有心愿,比如,父母家人不要逼他读书,功课超过晚上11时可以不做……但这些心愿还没有在梦里说出来,梦就醒了。

作为长辈,作为过来人,我想安慰小明:他梦里的这些心愿,假以时日,都能一一实现的,肯定能实现的。但这个话,我还是没有说出来,因为我也不知道小明的愿望何时能真的实现,我怎么说得出口?

十日谈

开学啦

我觉得有义务为这几十个孩子支付培训费。不能因为缺乏费用令他们没能掌握游泳技能,发生意外。

责编:沈琦华